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八目錄 外編

兵部十七

屬國

前言

鄭曉　佚名　霍韜

往行 闕

安南

前言

嚴嵩　王世貞　張輔

黃福　佚名　劉球

佚名

往行

高皇帝　張輔　沐晟

王通　毛伯温　林希元

朝鮮

前言

高皇帝 七則　佚名　佚名

李弘暐　葉向高　魏煥

李暉　畢自嚴　彭鯤化

毛文龍

往行

佚名

琉球

前言 [illegible]

往行

劉宣

占城

前言 [illegible]

往行

尹直　李孟暘　屠鏞

溺死

前言

高皇帝

往行 [illegible]

佛朗機

前言 [illegible]

往行

何　鰲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七

屬國

前言

鄭端簡公四夷考序曰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戴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已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敎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韃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

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帝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壓壓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横出入幾偏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頒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庸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愼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曰四夷之服屬我者琉球最爲恭順每立王必先請封我命使

往涉海甚艱殆逾萬里三使各有錄云去其國水勢若瀉而下故稍安返則似逆流而上故多虞又云其下者殆落漈與故舟人緊持柁與風水力爭乃免惟日本最爲巨害國初以其狙詐善作逆拒絕之不與通其地蓋在中國之東南自其國西南去八九日則至小琉球正南去海四五日至大琉球正東去海一日至女人國東北去海一日至毛人國正北去海二日至月氏國此其國之四界也巨海之中莫測其廣大若西番則可知者二十國皆頗効順不敢稱兵內向其曰占城者卽所謂王舍城也自閩長樂縣五虎門開洋西南行順風十日可至其國南達眞臘西接交趾之後爪哇者古之闍婆國也廣東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海灘上有小池甘淡可飲相傳元朝命將史弼高興伐之經月阻風不得登岸軍士渴二將仰天自誓乃以鎗札地泉隨涌出至今呼爲聖水番船多聚此賣金賣石及諸番貨舊港國卽三佛齊國也受爪哇節制地土肥美一季種穀三季收稻水多地少暹羅國自占城西行七晝夜可至其國地週千里外山阻巉內地卑濕土瘠氣候不齊崇信釋教

僧尼極多滿剌加國自占城向西南行八日可到舊名五嶼受暹羅節制永樂七年遣使宣詔旨特恩賜其地主銀印立國封王遂與諸番爲敵啞魯國小邦也自滿剌加船行四晝夜可到其國王及國人皆回回蘇門打剌國卽古須須文達那國也其國乃西洋總路其國方亂永樂十三年太監正使到彼爲之定亂位始正以此感恩至深常貢方物其國朝熱如夏暮寒若秋惟旱稻一年二熟那孤兒小邦也在蘇門打剌西其人皆于面刺三尖青花爲號故其王又呼爲花面王南浡里國自蘇門打剌依山行順風二晝夜可至其國那沒嚟洋凡西洋來船多收此其山約二十丈許有樹生海淺水中名爲珊瑚大者高二三尺四方皆珍之錫蘭國自南浡里帽山風行三日見翠藍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此處人皆巢居穴處相傳佛于此澡浴人竊佛衣藏之佛呪願其人寸布着身卽爛故人皆赤體小葛蘭國自錫蘭國西北行六晝夜可到其國邊海東大山西大海南北地狹柯枝國自小葛蘭國船沿山向西北行一晝夜可到以銀爲錢大如海螺壓面古里國此西洋大國也

船自柯枝國西北行三日可到永樂五年遣正使乘大䑸寶船齎勅諭賜其王誥命銀印遂立王爲記謂中國相去十萬餘里民物熙皞土産頗多番船市易者來溜山國自蘇門打剌船過小帽山投西南十日可到其國倚山聚石四面皆海西去有天生石門海中狀如城闕有八大溜其餘小溜尚有三千餘處水皆散緩無力舟至而沉故行者皆不敢近古云弱水三千卽此處也人皆巢居穴居其傑幹國王臣庶皆回回人祖法兒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邊海倚山王及國人皆奉回回敎阿丹國自古里船投正西兌位行一月可到王與國人皆奉回回敎惟強梗有馬步銳兵七八千鄰邦畏之永樂十九年李太監齎勅諭至彼其王卽諭國人凡有寶物俱許出賣此國買到猫精一塊重三錢許幷大顆珍珠各色鴉鶻等石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株爲珠者五櫃自餘不可勝紀凡國人打造金銀入細生活絕勝天下市肆熟食綵帛書籍諸色物件榜葛剌國自蘇門打剌船取兒山幷翠藍島投西北行二十日先到浙池港入港五百里到鎖納港又登岸西南行

三十五站始至其國地廣人稠風俗良善忽魯謨厮國自古里國船投西北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國各處番船幷陸路諸番皆到此市易風俗溫厚遇一家遭難致貧衆皆助之所以無貧苦之家氣候寒暑春則開花秋則落葉有霜無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出四種物一面出紅鹽其堅如石以鐵鑿取之有三四百斤爲塊下濕滷擂末用之一面出紅土其色如銀珠一面出白土其色如石灰一面出黃土其色如姜黃諸番寶物皆有如紅鴉鶻青黃鴉鶻刺石祖把碧祖母綠猫精金剛鑽大顆珍珠若龍眼重一錢二三分者珊瑚樹幷枝梗大塊金珀幷諸珍奇有獸名草上飛番名昔鴉鍋失似猫而大身玳瑁斑兩耳尖黑性純不惡若獅豹等猛獸見之皆伏于地乃百獸之王也天方國即默加國也自古里船望西南申位行三月始到其國地名央沓又自央沓西行一日到王城彼人云西方聖人始于此處闡揚敎法至今國人悉遵回回敎門再行半日到天臺禮拜寺番名堂愷阿白其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兩傍以白玉石爲柱共四百六十七柱前九十九後一百單一左一

百三十二右一百三十五堂制如此皆以五色湊爲方面頂平内以沉香木爲梁黄金爲承溜牆壁皆用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上用皂紵絲爲罩畜二黑獅子守堂門堂近有司儀聖人之墓其墳塚用綠撒百花寶石爲之長一丈餘高三尺闊五尺四圍牆垣皆以甘黄土砌高五六尺餘氣候皆如炎夏並無雨雹霜雪夜露甚重夜置碗露中及旦可得水三分凡草皆露滋養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番名泌底納城中馬哈麻聖人陵寢在焉至今墓上發毫光日夜侵雲而起墓後有井番名何必滲滲味清甘下番人往往取水置船中遇風颶作以水洒之風浪頓息宣德五年朝命徧諭西海諸番往回一年買到奇貨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等物并畫天堂圖回京文皇帝御奉天門受榜葛剌麒麟之獻其狀龍首鳳頭麕身肉角牛尾馬蹄色黄赤面龜文其高丈有五尺云自小葛蘭至天方國柯枝凡雨半載而霽霽半載而雨論曰天堂之諺久矣蓋慕其樂土也今觀天方國所有乃知諺語爲不虛也

翟公韜曰謹按皇明祖訓安南眞臘暹邏占城蘇門答剌西洋爪哇彭

亨百花三佛齊浡泥諸國俱許朝貢內帶行商多行譎詐則暫卻之其後輒通又按大明會典凡安南滿剌加諸國來朝貢者使回俱令于廣東布政使司管待見今設有市舶提舉司及勅內臣一員以督之所以送往迎來貿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機人突入東莞縣界時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爲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之過也厥後獷狡章聞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卽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境誅其首惡大者亞三等餘當聞風懾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剌加諸番國船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劫于是利歸于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者也驅而絕之宜也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效恭順與中國通者也朝貢貿易盡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況市舶官吏設于廣東者又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國家成憲果安在哉以臣等論之中國之利鹽鐵爲大山風水煽矻矻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不給舊規番船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除抽解外卽充軍餉今

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此可以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西一省全仰給于廣東今則有徵發即措辦不前雖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擾于民計所不免查得舊番舶通時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數萬兩此其爲利之大者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椒展轉交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亦以此耳此其爲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大者也非所謂開利孔爲民罪梯也議者或病外夷闖境之爲虞臣則又籌之暹邏眞臘爪哇三佛齊等國洪武初首貢方物臣服至今永樂時浡泥入朝没齒感德成化間占城被簒繼絶蒙恩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年未有敢爲寇盜者至近時佛郎機來自西海其小爲肆侮夫有所召之也見今番舶之無漳閩者亦未聞小有驚動則是决不敢爲害亦彰彰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驩心乎臣請于洋澳要害去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面遞年令海道副使備倭指揮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船

之來出于祖訓會典之所載者察詢得真許其照舊駐劄祖訓會典之所不載者如佛郎機即驅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率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誅權要之私通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禁一有疎虞則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與一方之利而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矣

往行 附

安南

前言

嚴公嵩曰臣看得尚書黃綰所奏要將安南黎氏受封始末等項查錄前去以備應用一節臣等謹欽遵考得安南古稱交趾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漢分爲九眞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印綬官階未以國稱其後封南平王奏稱文移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安南爲中國郡縣其先李氏傳八世至于陳氏太祖高皇帝登極陳日煃者首先効順遣翰林院學士張以寧等往封爲安南國王未至日煃卒其子日熞請封遣吏部主事唐仁

封日煃爲安南國王其後日煃爲叔明所殺叔明爲日焯所殺陳日焯爲下所殺俱責以不義置之不計永樂元年安南國權理國事胡查遣使奏陳方物賀即位稱爲陳氏之甥爲安南國權理國事奏請封爵成祖文皇帝遣使廉察續遣郎中夏正善齎詔勅往封查爲安南國王繼以矯詐往征之既而簡定陳季擴陳日嵩相繼爲孽叛服不常洪熙元年交趾海濱頭目黎利作亂宣德三年利爲日嵩上表乞立爲陳氏後差侍郎羅肅往封日嵩爲安南國王未至利篡其位尋因雷震焚利居室因表謝利自立爲王及翻閱本部案卷所存者正統年間該安南國黎濬奏稱係國王黎麟嫡長黎麟病薨本部覆奏黎濬襲封爲安南國王至天順五年間安南國黎琮謀死國王黎濬朦朧請封國人不服被黎麟嫡次子黎灝謀爲國人繼攝國事黎琮自縊身死隨該黎灝具奏求封又該本部奏准差官齎文會廣西三司御史等官體訪是實天順八年將黎灝襲封爲安南國王又查得弘治十一年閏十一月該安南國王黎灝世子黎暉奏臣父國王黎灝弘治十年二月初三日病薨遺

屬頭目黎永等以臣管攝國事謹差陪臣潘綜等齎國人求封表文并
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照例將黎暉襲封爲安南國王情節
請詔差正使侍講梁儲副使給事中王䌤齎捧前去行禮又查得弘治
十八年十二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暉第二子黎誼奏弘治十七年五
月二十六日父國王黎暉病薨遺囑世子黎敬暫管國事本年十二月
初八日世子黎敬病薨時亟囑頭目黎廣度等以臣誼繼管國事謹差
陪臣阮寶珪齎國人求封表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該本部覆題准例
將黎誼襲封爲安南王情節及請詔書差編修沈燾給事中許天錫齎
捧前去行禮又查得正德六年八月內該安南故國王黎灝孫黎晭奏
臣本國王黎誼寵任母黨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拂亂綱常以致阮种等
權傾內外惡黨日恣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脇
還黎誼于舊宅逼令自盡欲立阮种親弟伯勝本國頭目黎廣度等同
國人聲說阮种阮伯勝等之罪惡阮伏厥誅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黎廣
度等請臣權管國事謹守欽錫印信請命于臣謹差陪臣阮綱等齎人

求封表文并上進方物赴京陳奏本部看得該國進到表文內稱昭係黎濵第五子黎詔之弟中間恐有違礙取具該管通事范榮執稱錄據本國國王並無嫡庶子孫止有黎灝孫黎𣈙相應承襲准封爲安南國王情節及請詔書并將欽賜皮弁冠服等件請勅備載正副使湛若水等齎奉前去受封行禮正德十一年夏陳暠父子作亂𣈙遇害本國頭目耆人黎綱鄭江黎叔祐鄭綏黎念鄧鳴謙黎哲武銓等共推以𣈙長兄故黎灝嫡長子黎譓立被暠窺伺陰山途路阻絕不得請封嘉靖元年秋莫登庸同阮時雍等謀作不軌譓問行脫居清華地方都城園寢悉爲所據黎綱鄭江鄧鳴謙等率衆共討登庸懼誅臨立親王故黎灝庶出幼子然一切號令悉出登庸之口本國益亂是年冬差編修孫承恩等齎詔勅綵段等物後竟以梗阻夫達而返其所立稱光紹被逐海濱鴆殺黎應僞立己子踪跡曖昧尤不可知四年夏黎譓遣陪臣黎啓阮正卿等齎捧歲貢奏事求封等禮被逆庸遮道不前續差拔萃黎景朱植抱本問道潛乞援不果庸益得志肆無忌憚遂于嘉靖六年五月

內明白篡立僭號明德本國人民雖腹背夾攻登庸疑其左右不用他
人統兵拒守迄無成功九年春再偽立其子莫登瀛僭號大正妄自尊
稱爲太上皇帝每將兵拒戰四方見其人不服益縱兇殘擾害邦畿國
中大困黎譓播遷日久本年秋憂憤成疾而亡國人黎公亮鄭惟阮有
嚴鄭伯蓬黎如避阮均范珏等以黎寧係世子黎譓親嫡長子應襲共
推嗣位然臣主交爭名分倒置逆庸黨與竊據要衝文移聲息無自而
達于中國用是干戈擾攘割據至今此其始末梗概如此但前項事跡
浩繁年代懸隔本部所查尙未能盡其議載在累朝實錄及內閣貯有
稿籍必須備錄祕府所藏方得詳確已經本部備行內閣查錄外今將
本部查出前項緣由共錄上進仍候內閣所錄進呈御覽畢伏乞發下
本部別錄一本給付黃綰齎捧前去以備應用
王世貞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安南爲最鉅地視中國得十一戶口得
十二漢置九郡後供賦稅出力比于中土爲人物如阮翁仲姜公輔輩
皆自奮勵起爲將相有聲至宋始棄以畀其酋然猶授王官質子貢物

饒富不敢妄異同也宋弱漸以恩寵縻其逸彼益驕不復睹中國大矣
元得志直北際萬里不譯而通欲修漢舊累發兵伐之三四入國都終
彝要領當是時東南吏士物故者十餘萬轉漕饋餉之費不可貲計更
遣使好喻教彼巧撫厚幣陽餌而陰攜焉大都闕庭終不可望其世子
之跡迨我明太宗文皇帝拜征夷將軍大發兵討之擒僞王伏斧鑕闕
下畫經界置吏受約束夷樂夷俗畏恐明法峻旋叛雖得屬國版之未
二十餘年大司農量得喪乃百不當一耳宣皇帝難用兵罙惕士奇楊
榮議罷之南土稍息肩洪武時傅將軍下雲南得大理郡大理古六詔
唐時勝兵近百萬與中國抗幾併蜀今彬彬然內郡無慮矣用兵等耳
豈善後之策異耶非耶國家地嬴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稍相折然去漢
唐時間矣建議者非不斷津津復也往年莫氏之役與獨主上銳而羣
阸之此豈修佚忘大哉善理疾者必先究吭領要害而餘功逮于肢節
虜勢方跳梁歲殺掠吏士孤不得壯壯不得老而供餉坐疲矣舍吭領
要害之究而事肢節非有大益且有異害昔吳王北破齊盟晉而越入

吳王且未慮吳也而欲伐宋其臣諫曰王得宋小不能居而失吳王乃歸此征安南之說也伐宋非失策也吳固而後宋可伐也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查矯稱陳氏絕嗣查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逼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爲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蒼侵軼疆界强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稱程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于是羣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郊廟分遣近侍遍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保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右

參將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領驃騎將軍朱榮
劉剳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遊擊將軍朱廣王恕
横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
從廣西思明府憑祥進左副將軍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
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參贊
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饋餉于凡所過名
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胙惟謹訖事
駐驛江滸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窮武
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
有勞勳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
龍江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
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上命輔佩
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勅諭之曰昔太祖高皇帝命開平王常
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

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汝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與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仇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擄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服逼使其服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以其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不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

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由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幷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叮嚀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命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承奉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軍法從事無赦衆皆讙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箐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兵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于坡壘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邱溫縣己酉哨至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

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臨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蟹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柵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沕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舟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困吾塞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恃宣江洮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洮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江寧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枚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找悉困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

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
遣行人宋勸賫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
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勘合不同此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勅欲以緩
其兵而賊亦無悔過遷善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
軍西平侯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
舁船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
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
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
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江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
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
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我今攻
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具備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
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其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

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將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己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置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援梯登城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軍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制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子形驚畏而顚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勢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縱火緣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酉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于城之東南給榜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懽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宗等隨賊所

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二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適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參將領軍循富良江水陸幷進次于木花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悶海口出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鹹水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俟其出水陸幷擊之賊必生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鹹水關報至乙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幷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旣而登舟植木柵王乘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帥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潰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參將雲陽伯乘勝長驅直抵悶海口黎賊父子遠遁于靈源王諭諸軍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右參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升魯麟土官莫遼等分領戰船由水陸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

賊衆聚船以拒升等擊賊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柳升等舟
師來會途中來降者相繼知黎氏父子遁于義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
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土
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軍兩兵俱至盤石
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
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
皇黎季犛黄中所領軍士李保等十人獲僞衛國大王黎澄等丙子莫
遼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
民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方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
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糧無算遣都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
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
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己卯年殺光泰王顒立其子顒而殺之遂
篡其國前後殺其近族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
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内地以復古王疏以聞從其請乃于

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幷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戶給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靖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劵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潛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師陳希葛等謀反自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充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印往
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鹹子關斬俘
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太平海口賊竄義安苶偈江冬十二月師
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
明年二月王還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
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遠竄聞王
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
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塡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
以抗兵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
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搜山果得
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
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建州縣軍衛
太多交人久外聲敎樂寬緩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
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復聚朝廷屢下詔

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莅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之王帥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洋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過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復驅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謂將校曰擒賊在此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勝擊之斬戮僵仆塡滿澗谷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概山徑崎嶇林菁蓊鬱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

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鎭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

黃公福曰交趾平定以來八年之內民已三變而兵亦三加矣原其所以皆由禍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在簡定雖去而季擴在季擴既擒師鎔景異之途反仄悉在羅網而漏者似爲無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自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也陳元㵍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土目今雖降附待之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師景異之亂乎令成功之將在此全勝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土官不于此時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乃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自欺也欺人也若忍于自欺苟且偷安似爲得計然當言不言何以辭君子公論之譏若曰欺人依違取媚喋無一語直至事壞而始上瀆宸聰則亦無以免朝廷法度之議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上冀採擇

幸寛狂妄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趾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義新平順化地方又闊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以土兵羈縻于一時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關而警報已徹聖聰矣盍蚤圖之一交趾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後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合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演義一帶黃江上下太平等處海口譚舍江說江魯江鹹子關廣威太堂等處靖安州萬寧等處太原府富良等處鎮夷關等處海潮希江等處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爲虛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命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監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輸守之患一歸化石廩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數百里寥寥無一城

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㮺集
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川犬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
地方益便一丘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㮺集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
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
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
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之能事管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
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一廣西田州府本處鎮
夷關下彼處兵強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有事發隨
大征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
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一靖安萬寧等州縣近接雲屯
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甚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
彼處衛所官軍或㮺集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摘一所于萬
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益便一本處土兵賊首未
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從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

奉命無敢有違有循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讎取耆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自充兵及單丁貧窘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政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并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今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藉屯田者糧儹不足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致廢事壞□難救其人必須再令都司布按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併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富實多丁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垛若干土兵然後照數累集總小旗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卽分地方遠近置立城堡四六或平半各奮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官件官亦如其舊例

□□□曰議得龍州邊境與安南所屬太原等州縣邊方委的原隔一河其河外丘沐嶺地方雖境外空閑之地先年龍州官民往來和好以致剝淦等村民居過河開種田禾埋葬墳墓後知偷竊往來招嫌致怨

但恐安南國假此守邊之民迫近龍州之境聚設營柵屯兵哨守使剝
涂村民驚疑嫌怨搆結至此合無請勅安南國王差的當人親詣太原
等州縣邊方戒諭在邊夷民各要照舊保守本境地方安生樂業盡將
龍州所奏丘沐等處附近羅回剝涂等村沿河一帶營柵兵守一概掣
回庶免驚疑不生嫌怨今後邊民敢有過河越境種田收養偷竊生事
擾人者就便擒拏解回本州痛加懲治等因本部行移兩廣總鎮督總
兵等官同踏勘明白果與先勘事理相同即與剝涂沿江彼界鑴立極
大界碑數處各自鈐束人民本分營生所有營柵盡行撤去照舊巡視
庶幾疑慮盡悉兩無猜疑仍分彼此奏准通行到臣會同行據廣西三
司委官呈稱親詣龍州所奏地方駐劄會同安南國差來大小頭目黎
希葛等添兵囤當不容過渡踏勘地方竪立碑石以此疆界未定事無
歸結乞行安南國王另委公正頭目前來會勘定奪等因會呈到臣議
得所呈與先勘報無異况此營柵有無不足為彼安危亦不足為我輕
重但先行會勘止令廣西布政司移咨本國差官前來所以勘議未結

合無請勅安南國王早差知識禮法頭目前來督率邊民將前項原設營柵盡行撤去退守舊疆聽各官立石河邊爲界使彼此邊防如舊而無嫌疑夷民相安而仇怨可解具本奏抄到部除查該前奏行事理合無查勅兩廣總鎮總督總兵等官公同再議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南國王大意謂爾國與本司該奉朝廷明文各委官員會勘龍州與太原等州縣交界丘沐嶺一帶地方不意爾所委頭目黎希葛等固執偏見遽爾回還以致事無杜絕難于回奏仍要別委識達大體人員刻期前來會同各官重覆勘議候事有定體各令回奏伏乞聖明裁處方合大中至正之道可釋羣小蒙蔽之嫌彼此人情于此始定行之久遠方無後言其廣西守臣仍須撫恤龍州官民勿致離間叛背此等事由止許摘行令廣西布政司仍咨安南國王以下緊關事節不許傳聞外泄責有所歸

劉公球曰近訪得交趾著頭目換易服飾裝作客商潛入臨安等處地方採聽消息又訪得三五年有一江西人王姓者曾到雲南要冒籍報

名科舉所司不容隨後其人奔往交趾受御史職事爲之運籌設策提兵巡邊且彼不特此一人而已亦有僞總兵等官往來巡守又聞交人以蓮花灘爲市專一收買雲南販去銅鐵鑄造短鎗曩日跟隨太監錢能京衛指揮郭景齎勅一道由雲南前往遂使交人有假道赴京之舉然此雖由郭景誘致實乃彼之欲爲今人聞交趾走回軍人說稱在前交趾吞了占城之時就要乘勢來犯天朝雲南地方觀此數事則交人奸謀詭計不言可知明者睹未萌况已見耶今臨安府密邇交趾本處雖設一衛實乏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止有二百餘人通計雲南二十五衛所實在官軍除屯種守哨等項差撥外見操不及一萬三千人每處見操官軍多者不過七八百人其地諸係雜處該徵稅糧數多且又不通舟楫官軍糧餉止靠屯田供給別無來處見今所在食糧不敷一年支用况兼頻年以來災荒不收今歲尤甚軍民憔悴日不聊生盜賊竊發動輒刦掠殺人東備西出殆無寧日加之以廣西廣南元江羅雄等處土官連年仇殺不聽撫化再加之以開辦銀課索取

進貢等項地方騷擾人心失寧況臨安雖委指揮一員在彼守備名位不重難以節制衛金齒雖有副總兵都督同知沐瓚在彼止可鎮守金齒騰衝二處控制外夷地方亦不能兼制臨安又照得迤東曲靖六涼等處迤西洱海大理等處在前俱有守備都指揮專一提督操練禁防盜賊俱各缺人替補然事機之殷盜賊之多兵力之寡財用之乏征科之繁軍民之困職守之缺萬一交人跳梁寇兵北向雖稱爲手足之疾未免貽宵旰之憂除行都布按三司分巡分守官禁約接連交趾等處地界官吏軍民不許私通商旅交易銅鐵等物及提督各處官軍時常操練愼固防守嚴加提備及將前項都指揮員缺會同鎮守巡按等官推舉相應人員另行奏請定奪外伏乞聖明憐憫地方特勅該部議合無將雲南都司所轄衛所除金齒騰衝二邊衛官不動外其餘二十二衛所見操官軍于內量調四千員名分作兩班令其輪流前去臨安協同本處官軍舍餘在此操守半年一換上班之日照例與行糧下班住支仍添設才識老成副使一員專一在彼整勅兵備公同守備官操習

人馬振揚威武一以防腹心之盜賊一以備外夷之侵侮及將雲南安寧黑白鹽井等鹽課提舉司成化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存積鹽課就令本布政司召商開中十萬餘引令其納折色白銀六錢于本司官庫收貯糴買軍餉不許權豪勢要之家占中奪取民利剝削竈戶仍將閘辦銀課及進貢寶石等項暫且停止任用得人武備不期修而自修軍民安業盜賊不期息而自息矣

□□□曰安南不庭朝廷遣禮官往詰之瀕行有黎氏遣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簒黎宗迺命兵部左侍郎蔡經安遠侯柳珣左參政翁萬達出師往討安南聞之大懼登庸奉表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剗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夭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氏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

屬臣之子十一年再嘗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獻不敢移易也
封題較然臣之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
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子死罪死罪謹以土地人
民之數咸簿錄之登庸獻闕下迺命兵部尙書毛伯溫節制六省咸寧
侯仇鸞都統諸軍勒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
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法將右軍僉事李
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
之都指揮方策將左軍副使鄭騮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軍副使張綱
監之進止機宜則惟萬達與焉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曁蹐款
門懇以降請款門僉議以爲在古降者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
彷彿于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款門迺啓鎭南之關奠龍與抗黃
幄陳兵森嚴登庸徒跣囚首白組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黎氏所侵
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幕府解組而遣之按兵不
進以狀聞遂革土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

共王命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實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

往行

大明洪武二年高皇帝既已北定元遣詔諭海外諸國安南陳日煃遣其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段悌黎安世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吉諒往使其國封日煃爲安南國王塗金銀印龜紐別賜大統曆一部以寧等十月抵國界而日煃等以夏五月先卒弟日熞嗣遣大夫阮汝亮來迎請詔印以寧不可乃復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舊靡役安南歲有貢頗苦督逼而勢漸以益強遂與安南抗日熞數遣兵擊敗之于是占城王遣平章蒲日蘇都等告急乞援兵冬十二月壬戌命翰林院編修羅復仁禮部主事張福持詔兩解俱罷兵復仁還奏安南國王賜遣使者黃金吉貝布不受上嘉之而加賜其國使人還復仁等官是歲中書省禮部臣言安南高麗既內

附其國山川宜有祭詔曰可而安南山二十一曰佛跡曰徽園曰武寧曰先游曰普賴曰萬劫曰傑特曰安子曰地觀曰天養曰神曰頭龍岱曰文墉曰安復曰下曰立石曰香象曰崇曰都隆曰淵曰分江六曰川盧曰富良曰天黃曰大曆曰蘇曆曰三帶水六曰安石淵曰石龍門曰茲廉曰浪泊曰越裳宛曰九德宛俱載祀典三年四月安南使杜舜卿等以王日熞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華門見遣翰林院編修王廉往祭尋遣吏部主事林唐臣持詔封日熞爲安南國王四年二月侍讀學士以寧編修廉吏部主事唐臣還自安南王日熞遣阮汝亮奉表謝恩獻方物以寧卒于道是歲冬日熞兄叔明殺日熞自立五年二月遣陪臣阮汝霖來朝貢馴象禮部已受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表副視之曰前王陳日熞今叔明何也白尚書詰使得其故奏上上怒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不受六年正月叔明更遣使譚應昂等奉表謝罪貢方物請封應昂爲叔明言日熞實病死叔明避于野國人請立之上曰日熞死爾國人當爲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自能鎮撫人民恭順無闕更

議之仍賜應昂等紗羅有差七年三月遣正大夫阮時中陳謝貢方物且請年老授政弟煓許之叔明旣已授煓然實自專政八年煓來貢九年復遣通議大夫黎亞夫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十年賜陳煓上尊文綺旣至煓已死叔明更署弟煒代國事十一年遣使謝恩貢馴象方物且告煓喪詔賜煒六綺紗羅中使陳能弔祭煓

永樂四年五月安南國王陳天平還國遣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兵送之封其僭臣胡查爲順凡郡公盡食其屬州縣三月己巳胡查邀殺天平四月辛未事聞上大怒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統兵八十萬征之仍勅占城王木邦宣慰夾攻之十月戊子將軍能以疾卒于龍州新城侯輔代總其衆以進乙未輔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前哨破之檄安南將吏數胡查父子二十罪丙申破雞陵關庚子搜芹站伏哨昌江造浮橋至北江府謀西平侯晟兵至白鶴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諜知賊衆號七百萬沿洮江沲江良江立柵以守丁未下詔

以新城侯爲征夷將軍十二月辛卯西平侯奪宣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與多拜城對壘新城侯攻洮江造浮橋濟師遣朱榮擊賊敗于嘉林江北尋克多邦城大破賊遂循富良江南下擣其東都破之癸卯復破西都屢敗其兵三江等路皆請降五年正月丙辰敗其援兵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己巳復敗之于木丸江斬首萬餘辛巳復敗之于富良江斬首數萬胡查父子脫身走五月甲子獲胡查父黎季犛于海口山中乙丑獲黎蒼于南望山卽胡查也安南平六月癸未詔示天下定爲都布按三司衛十千戶所二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安撫人民三百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餘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船隻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三件進封新城侯爲英國公西平侯爲黔國公

永樂六年八月乙酉交阯賊簡定鄧悉等反命黔國公晟率兵四萬討之尚書劉儁參將事十二月丁酉晟與簡定戰生厥江敗績尚書儁都

司呂毅皆死之二月壬午命英國公輔爲征虜副將軍清遠侯王友副之發兵南討八月己未英國公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庚午復敗賊于太平海口十一月生獲僞虞上皇簡定等八年正月丙子敗賊黨阮帥檜等丁酉簡定及僞將相陳希葛等伏誅英國公還京八年五月丁丑黔國公晟追賊首陳季擴于虞江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戊寅晟別將江浩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季擴尋請降赦之以爲交阯布政使鄧景異爲都指揮九年正月己卯英國公仍佩將軍印率兵三萬四千合晟兵往討之七月丙子輔晟敗賊于月常江十一月癸亥復破賊沿海盡殲其醜類十年八月癸丑輔復大破之于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大破之于愛子江十二年正月壬辰誅賊酋鄧景異甲午獲阮帥等三月癸未獲僞越國大王陳季擴餘黨悉平英國公等賞賚加等

宣德元年夏四月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兵部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往交阯等處征討叛寇黎利發楚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隸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弩手

三千餘人及本省土兵三萬人使將之前是交阯總兵榮昌伯陳智都

督方政討利敗績故也九月命鎮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其

月通抵交阯十月通所部都指揮袁亮兵與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

兵爲三道來逼交阯通等出戰參將馬瑛破賊于清威與通師會應寧

縣渡寧橋遇敵大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中傷而還黎利自乂安聞之自

率衆會善進圍東關十二月通大懼傳檄清化州迄南城池悉聽利管

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還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

分兵擊之不能下事聞詔以太子太傅安遠侯柳升佩征虜副將軍印

爲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參將太傅黔國公

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興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

爲右副將軍分兩道討利升所統兩京湖廣二廣十二省兵晟所統四

川雲南兵合七萬人二年正月通出兵大破賊斬僞司徒黎豸僞司空

丁禮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決三日利兵復振三月再發諸省兵

四萬五千二百人益升黎利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智知州利

子輔等俱死之八月柳升兵至隘留關具書請罷兵立陳氏後兵進累破栅直抵鎮夷關升意輕賊以輕騎百餘前進渡橋遇伏中標死從騎皆沒軍中洶洶是日銘以病死明日李慶亦以病死大兵爲賊所乘遂復沒崔聚被擒不屈死之而晟兵遂忸沮不敢進十月事聞黎利上章進方物請立陳氏後詔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之命王通等班師十二月王通不俟命與利盟率師及文武官吏家屬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還三年閏四月至京文武廷臣劾奏通及馬瑛方政三司官布政弋謙等俱論死錮禁之籍其家五月李琦等還奏陳氏之當爲後者暠于正月中病死支裔遂絕于是命利權其國事而交阯失矣

嘉靖十六年禮吏二部會廷臣議安南僞酋莫登庸僭逆十大罪當討詔會推素有才望大臣以爲總督等官起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胡璉爲戶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高公韶爲右侍郎俱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餉璉雲貴公韶兩廣都督僉事等官汪桓充副總兵都指揮楊鼎

田茂充左參將孫繼武充右參將秦蕭鼎湯慶陳偉充遊擊將軍各領兵征討兵科給事中李鶴鳴御史傅鳳翔往兩廣給事中馬汝章御史胡時濟往雲貴各紀功起復右副都御史毛伯溫至京將命之率師已暫俱停止十七年命寧夏鎮守總兵官咸寧侯仇鸞還京掛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總督征南諸軍工部尚書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參贊軍事尋以兵部覆議用兵事不稱旨復暫停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皇祖謚號陞丁憂服滿禮部右侍郎黃綰爲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右春坊右諭德張治爲翰林院學士齎詔及幣招諭安南仍令至承天行在面諭行事蓋欲寄以相機撫討也十八年登庸子方瀛遣使臣阮文泰等奉表款鎮南關請降復命禮兵二部會議尋以綰它奏忤旨罷之仍命仇鸞伯溫南征十九年鸞至廣東按璽書責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戎服行屬將禮珣不聽鸞遂劾珣上書自列詔勒鸞歸以珣代之本年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軍十五萬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俱會議分正兵爲三哨分奇兵爲二哨烏雷山等

處水兵為海哨及議雲南所集漢土兵于蓮花灘為兩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蔡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馳檄安南吏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即以郡縣優之擒登庸父子降者賞白銀二萬兩官以顯秩其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順亦待以不死伯温等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乞降詞頗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會登庸子方瀛已死乃于十一月三日留其孫福海守國而自與從子文明大酋阮如桂等約四十餘人入關銜組繫頸詣所設闕廷徒跣蒲伏驛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土願以内屬仍諭奉正朔舊賜印章護守以候更定伯温等乃諭之歸而上疏言狀下兵戶部議上命降安南國為都統司以莫登庸為都統使秩從二品子孫世襲別給印信舊所僭擬制度削去改正海陽山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附登庸四峒侵地還屬欽州廣西布政司歲給大統曆俾奉正朔三歲一貢乃加

伯溫太子太保蔡經右都御史珣太子太傅朝輔太子太保參政翁萬達等進一官輔臣夏言仇鸞以決策功郭勛禮部嚴嵩以與議及仇鸞汪文盛兵部張瓚等賞賚有差

林僉憲希元為南京評事日以忤當事棄官歸世廟登極方公獻夫霍公韜薦魏公校與公起大理副時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為當道所阻秩滿留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死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峒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溫咸寧侯仇公鸞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為其民所殺登庸計窮納款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復也奈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為詞天子竟不懌而罷姑以安南國為都統司登庸為其使其實安南未嘗

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

朝鮮

前言

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併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地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併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嘗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爲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縣按高麗自晉始建國至是八百餘年易三姓在唐以來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

後乃幷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躭羅今躭羅亦爲所有其土
壤比隋唐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尙禮義安分守己自入國朝以來
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
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旣盡夫畏
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
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土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
彼一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蔭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
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
而不得志我朝開明堂而受其朝歲時節令序而貢幣往來曾無虛日
是固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洪武元年月壬辰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顓曰自有宋失
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矣天厭其昏淫亦自殞絕
其命華夷擾亂十有餘年當羣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誤
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

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聞之餘不多及

洪武十一年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勑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特與吾共之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三年勑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能必哉爾等鎮戎

邊方不能制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國朝貢前以違約朕嘗切責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旣還未聞有敬畏之心及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相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子于其國誼有女入于元宮庚申不備毋使人窺中國也勑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洪武十六年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卻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致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後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其非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旣專臣妾永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卻不受仍與高麗王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幷至則可見其誠意也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勑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于

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搆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絶交不可暫交况深交乎曩古侮漢漢伐四次絶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亡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八萬餘夷王臧等戮于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躭羅捕殺之元以躭羅牧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鎭邊左高麗必數有使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絶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知密直司行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義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于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又復昏迷不法聽從讒離間動舊其子奭復癡騃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

囬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讃于王瑤謀害李成桂及趙俊鄭道傳道闇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羣臣國民以社稷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于私地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皆歸附于是臣肸與國人耆老與推成桂主國伏惟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知之從其自爲聲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啓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洪武二十六年遼東指揮使司奏牒知鮮國近遣其守邊千戶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上曰李旦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使勑之曰昔在元季羣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羣雄肆征不庭蠻狄服化鋒刃鑄爲農器諸將折珪擔爵享有天年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詐日生數搆釁端屢

肆侮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
王顓被殺及朝廷使令爾方遣使入朝聽約束而迺陰令邊將誘女直
人潛渡鴨綠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由是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
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以爾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
再伐高麗之民死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
至元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蕩民被虜斬國
滅君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非愚之甚乎往歲請令王昌
入朝朕已不許及後以瑤任國事遂以其子奭還國瑤已被廢爾乃廢
絕王氏自取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爲聲教前者請更
國號朕既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
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守尊卑之分乎朕視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
隅風俗殊異彼狡焉思逞則命將出師直擣對馬令片帆不返得人不
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征討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
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函進表啓惟小石數枚及

賀正稱進玉帶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于騎射短于舟楫用兵滄海或以爲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陸並進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千戶所誘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爲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

□□□曰朝鮮連年被倭李昖結款之請情涉齮齕清正上通之書語多侈慢計在思患預防勒兵屯守如獨者劉江之捷則保朝鮮所以保遼東遼東安各鎮無杌陧矣況先聲奪人又有以膽落氈裘者乎難者曰東陲之有朝鮮猶西陲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

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
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寘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令職
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
綠剝床之憂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曰邇者朝鮮之役衆爲政而議蓋大譁談者曰鮮爲國箕子故
封尙尙禮義世爲我不侵不叛之臣與隔衣帶一水東藩攸賴倭窺鮮
窺我之漸勢不得不爲疆埸憂蓋始時我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
既遭蹶乃命宋經略應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
倭避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奈何膽一震于碧蹄
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于鼓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
中狡謀也比封事一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聲
罪致討而邢總督玠楊經略鎬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十萬
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
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全慶之墟犄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

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乘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憤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賄金帛助之歸卽有海上一捷蓋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原自不乏禦備之具乃對馬一島猥于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之弟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乎啓扃以揖盜而又釜山僑居互市之倭又設防閑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于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憒憒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巖紆遠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阨兵燹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追也顧令倭雖去避我兵之鋒不復更萌跋扈之想而終不再逞乎我雖暫弛救鮮之担抑亦可以威力遙制倭而鮮終足恃我無恐乎竊以爲陽爲款順而陰計未消外若救寧而

內憂方大則議兵議食議戰議守議將議法諸方略有不容不汲汲講
求者法曰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兵無選鋒曰北言兵之貴多且練也今
海上非無兵也而各司防守勢不足當倥傯之用況以頻歲興戎而諸
邊之精銳半爲耗損一旦有急誰復能北支虜更南支倭令兩無乏乎
朝鮮國權署國事李弘暐奏景泰三年五月初三日陪臣安元慶齎捧
到勅諭節該前勅所言拒絕野人女直不許容留一節尤須謹守今後
如有再被擄去漢人在外國邊境者仍須差人管送前來尤見忠誠欽
此臣先父珦未及回奏不幸薨逝臣竊照所有野人女直本國內不曾
容留矧今累降勅諭聖諭切至臣尤當欽依謹守在先被擄漢人逃至
邊境隨到隨解不敢稽緩今次又將被擄逃來男子王敎化婦女尙赤
哥等共二十九名口解赴遼東都司交割今後如有被擄漢人逃到邊
境臣安敢稽留謹當欽遵勅旨施行具奏該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參照前事既已將被擄男婦王敎化等二十九名解赴遼東交割
別無定奪合無請勅就令本國差來朝貢使臣齎回朝鮮國奬諭權署

國事李弘暐嘉其能繼先志保障藩籬效順中國不肯容納外夷之人又能將我邊原先被擄去人口送去單前具悉忠誠特加旌異自今以後宜益勵臣節恪遵朝命凡我夷部落來永遠不許侵擾中國被搶來男婦多寡必須送還以答朝廷禮遇之意以守先王臣順之道如此庶可以慰遠人之心而爲保邊之助景泰三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葉向高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勸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沐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威棒初興逆取順守及于今玆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褻休日久積弱形成高皇前言徵于左劵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其可忽哉

魏煥曰朝鮮在我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站抵遼陽六百餘里皆連營野宿故東胡時出刦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潛通互市相誘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譴之不省又非樂天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于採桑女子天

下之事未有不始于纖微者也可不愼哉

天啓二年朝鮮國王李琿直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毛文龍接伴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回自湯□擒斬假達五十餘名生擒眞達等五名前來獻捷眞達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鮮國穩地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悞其邪說誠本國之不幸着令道官朴更將此事情再三論辨于副總兵則曰我之涇渭已明于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語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眞達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言極是謊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訛不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繇奏聞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之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祕無路調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于副總兵豈

有密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于小邦咸鏡道滿浦在于迤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說則尤誕妄而不可信彼所謂金元帥者即指被擄人金景瑞也伊係賊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放還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推之虛誕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之流于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于人聽投杼之說或入于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悉陳于宸嚴之下伏願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奸詐之計將臣此疏亟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朝鮮國馳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聖旨據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琮之事臣以爲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琮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

孫李暉之姪支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鶩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必攻討者二也李綜篡主之後每有公務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遏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也惟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鑕李綜以臣弒君以姪弒叔既逭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天朝也甚謹助兵于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于毛駐師之日其有功于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封弒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綜素

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存無辭尊居卑拱候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腑遽難方物沉慮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封使至止收其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賫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綜是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剿奴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于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褻于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于以後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稀勿多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中華此尤吃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

天啓三年御史彭鯤化以朝鮮交變不意宜嚴山海之防疏曰自全遼

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即來者雖養威蓄銳有待而發或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爲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搗其巢不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國內變國王李暉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聞有大過失一旦爲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況無君之人豈肯向義効順助力天朝且爲倭婿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如虎生翼毛文龍失其左軍必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丸泥塞也今聲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爲保關計萬萬不容緩矣天啓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已近城而尚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遠探夷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制于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祖宗德澤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爲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易爲利使何至人心

多爲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多而此類實繫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火藥之焚多出此輩諭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捕容隱不舉者事發連坐庶戎狄不伏于肘腋也中國長技火砲爲上呂宋火砲閩中放之既效今澳夷遠來矣已有放砲之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願犬補牢之意惟嚴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

天啓五年十二月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攜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送兵部抄出武之望題前事奉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成相逼之形又同且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訴辭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使敵得以伺其便而抵之巇此奴之利中國之大

不利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曰強以戎索至于大典國家豈不能馳一介往問其故而輕置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可不謂鮮之攜貳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合不能爲其離其不屑屑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緩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爲言者或亦少資其餼廩牽牲以又或者營室須知直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牧命征繕而所云米價不償正如秦之輸晉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之收保借以爲以胡之役未可知也但謂之守土守鮮土乎抑守遼土乎守鐵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擒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匈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始我毋亦是疆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彼有外侮

我則驅之使封畛五路大有寧宇正文龍今日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甚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爲內應原不須謀差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爲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竣事而返也付之該鎮解俘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令館人概行譏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聲東擊西此眞毛虜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爲關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況近日者柳河之衄關上宜鑒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蠹維新是圖猶懼不及而尙敢爲此泄泄乎所賴皇上遠爲照燭攬不忘斷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局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氣何鮮之不効順何虜之不效款而又何奴之不成擒矣奉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輩著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譏察非常以消窺伺

往行

□□□曰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于海者夷賴半板得無死隨漂抵依岩都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除夷自陳本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有闕文 今之邊患三衛爲緊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流球

前言闕

往行

劉宣字紹和安福人景泰庚午以儒士舉順天鄉試第一辛未成進士授庶吉士曆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南司成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宣盡心教之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教宣曰夷狄慕中國來學不盡心以誨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厚贄金以獻再固卻之外國生以聞被命宣受毋辭宣乃受

占城

前言

往行

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來求援禮部尚書周洪謨請命廣東藩臬送之還國尹公直在內閣詰曰還國遣殺何如洪謨曰于彼殺之我無預矣公曰中國爲四夷主乃棄之耶宜選大臣至彼詢議擇從所宜庶不失遠人之望因簡都御史屠鏞往

李孟暘字時雍號南岡睢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計偕日入南監肄業時大司成邢公被謗公率同列上書辨白義聲振一時既第初授戶科給事中甲辰使占城時占城爲安南所侵其王爲安南所害朝廷遣使封王之弟齊亞麻勿菴未至而勿菴死其臣提婆苔者攘所封印故復遣公封王之次弟古來公行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搆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萬一弗順損中國威宜緩其來使傳命古來仍勅安南悔過上悉從之乙巳遙擢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匡州而定其封弘治戊申始歸

弘治三年正月占城國王古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臣投命無地賴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機合衆議以册印畀之臣又告安南數其不能恤鄰抑其奸萌道之遜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鏞受之鏞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絶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鏞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渤泥

前言

洪武三年秋八月行省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年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

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以渤泥泥丸之地乃敢抗天威耶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之君父安敢與抗秩卽折之曰王旣知爲君父尊爲臣子者奈何不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捧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始入貢耳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阯占城闍婆西則土番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于王但欲王者一示無外耳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宗署來使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卻之又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署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耶闍婆向不稱臣于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且多至雖欲噬臍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

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利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潔廉乃如是耶闍婆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耶爾曹宜効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縣之旣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酎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于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黃臘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字甚鄙陋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腰胸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黃蠟降眞龜筒玳瑁梹榔黃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

瀌膩爲粉食之能不飢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典禮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于是日作佛事若燕饗則封羊豕鵝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常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王向打始因商人蒲蘆歇遣使弩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德威之所被無遠不居璽書一頒輒稽首臣服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意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往行 闕

佛朗機

前言 闕

往行

何鰲字子魚□□人□□□□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當爲御史時佛郎機以素頑黠假以貢爲名兩臺不許遂治區脫東莞之南頭潛至京師見部不拜朝班位先諸夷鰲與御史丘道隆奏驅之出境人謂粵之不胥而夷鰲有力焉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九目錄 外編

兵部十八

將權

前言

吳時來　王鏊　于慎行

丁元薦　佚名

往行 附

擒黨

前言

張居正　于慎行

往行

胡淡　王崇古

邊禁

前言

于慎行 二則　何喬新　朱　儀

往行 [illegible]

車戰

前言

譚　學　李　賢　劉天和

袁　表　劉大夏　胡　松

程文德　陳　建 二則　馬文升

劉應節 二則　葉夢熊 五則　佚　名

黃光昇　王錫爵　李宗言

何棟如　易應昌

往行

□　賓　佚　名　陳　珂

戚繼光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八

將權

前言

吳時來曰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于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旅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于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于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劉遠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

督矣至于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愚每思之以爲巡撫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最難莫有難于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愚以凡督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于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如賊至調度掣肘更多愚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既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機當戰機以守機當守機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夫總兵官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于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府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

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于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旣厚集而事權又明爲總兵者必當勤操練恤軍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命其有遇敵不戰則有逗遛觀望之罪如臨陣三次不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獻于闕下是重事權乃所以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剝削軍士何愚以爲剝削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爲己事以軍士命爲己命自然愛惜軍士非眞愛惜軍士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貲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肯有尅剝爲哉

王鏊曰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不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

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于將多威奪于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言也宜依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愚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鎭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于愼行曰漢時邊郡太守旣統兵符各當其塞法省權一易以展布如

李廣歷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七郡太守以是名著匈奴今之一鎮可當古一大郡自開府監司總戎參佐不下數十人法令滋煩權任無統翼旣不逝動見蹄掣何以責功効于桴鼓之間耶

丁元薦曰自古成功少起于議論多文法煩而指視亂不能制小人適以撓君子今不慕實政而侈空談不惜當局之人而恣旁觀之口屯田馬政鹽法河工事之孔棘者如蝟而人莫敢任卽任者終鮮成功撓者衆也至用兵詭道古有專閫之寄無中制之機今塘報五日一上矣章奏日數論劾矣詰問月數下矣忽增一監忽設一提督調遣紛紜雖黃交口韓白其何能施敗道也以倖勝之功爲必然之畫日甚一日長此安窮天下事未可知也

□□□曰尉繚子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長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夫自十五而上第加鈐制以總奉約束于元戎此陣法也亦政體也以今三大營六副將而統各分屬似有上下之分矣顧無論參遊佐擊

號頭所轄軍數相等也如號頭以上稱副將者曰兵主而副將稱號頭以上皆曰老先生相見長揖不引避則儼然班行矣至于採訪賢否不特參遊佐號得開雌黃之口卽下而中軍疎而兵馬皆竊操之以故將官率尚寬大競避風波巧者務鑽刺拙者安闒茸未嘗一吐胸中之奇正名辨分以相彈壓者如此則大將之令或不行于偏裨偏裨之令或不行于羣校動則掣肘莫克同心古所稱節制之兵殊不其然宜飭戎規別以部法名稱必嚴接見以禮一切考核各率所統遞上功罪則庶乎平居毋小加大臨陣若臂使指三軍之士可共死而不可亂矣

往行 闕

攜黨

前言

張居正曰那吉紿台吉俱親至邊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嘗與之氣脈相通乃可大要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于愼行曰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方唐高祖嘗稱臣事之矣太宗即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衞舉國爲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之姪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頡利勢孤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于唐初然而鷙驁于彼臣伏于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攜其黨黨攜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往行

天順初也先及得知院皆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人得知院亦豢兵殺也先殆盡于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于胡氏家乘

隆慶五年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郄于俺酋挾其妻闌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謹曰此孤豎無足輕重宜勿留崇古

曰此奇貨可居也俺答卽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𣿬脅俺酋亦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媿曰漢乃肯存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無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款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酋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答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子十萬騎㐫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欽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前言

于慎行曰吐蕃西戎之一種回紇卽回鶻亦突厥十姓之一也天寶以後國勢始強吐蕃據有河隴蠶食西郊回紇跨有漠北憑陵上國虜運之強良有以矣乃其兵機官制文字語言儼然中國同風卽朝廷賜書宣諭皆修辭命之體文采煥然類非椎結之羣所能了解何其聲名文物遽至此也細思其故蓋華夷混一闌出無禁必有中華人士逃入其境爲之運籌制算以成建國之模文物典章因而大備安得不與中國抗哉以是知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使戎狄梗化方爲寇敵中間往返亦自不易惟至開關通好混爲一家道路旣閑譏察亦簡則浮游之徒得入彼地而中調之間得遊我闈矣然而闌出闌入之禁在通好之日尤不可不愼也

又曰胡人雖好寇然非中國人敎之不能知內地曲折漢文結和親之約匈奴不復入寇自中行說入虜虜遂背盟至孝武之世翕侯趙信又襲中行之智而諸塞紛紛多事兵連禍結虛耗海內可見守邊者當重

闌出之禁近日趙全之事是其驗也

成化十七年山西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擒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成國公朱儀營守備南京時暹羅夷人入貢還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覺或言宜置不治公以爲事關國體遂舉正管押通使官追給夷價各遣歸

往行

車戰

前言

譚學疏曰自古人君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

効足徵迨後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箱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
嘗不成戰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千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
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
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
賴之臣今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
庭寇至車戰爲便臣等議得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
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缺
去處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
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候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
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投搶擄我則
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連
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輪相應成造大同以一千輛
宣府以五輪爲則計算每車用砲四個每個生銅或生鐵俱用荒鐵二
十餘斤其車頭車箱鐵椿鐵箍等項用熟鐵一百餘斤除木料近蒙朝

庭撥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用其餘無數措置大同已行那借修造墩臺縣樓官鐵成造戰車百輛鹿柞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人匠俱各歇手所在官軍疲敝之甚分毫不許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逃乞勑工部量支係官生銅生鐵熟鐵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二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于寧夏山西守臣僱募人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砲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不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樁繩式樣及畫下營樁營圖本具聞

李賢爲兵部侍郎景泰三年上言虜之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尺五寸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有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

軍馬糧草輜輕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其正遞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劉天和疏曰古兵家之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値單于急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轉戰千里破樹能數萬之衆卒平涼州其餘以車戰勝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況今用車非深入廣野沙漠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虜隨處可入之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營踏冰入寇之地及他處虜常出沒有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塞之圍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車過與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效之可考矣然非臣造爲也查得各邊亦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之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

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行以是不適于用惟弘治年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後次改造隻輪小車嘗以樣車上請我孝宗皇帝加獎命紘取名全勝車有幸存破損八輛略備規制臣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鐵小佛朗機一及流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鎗筒一箱之四脚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鐃鉤各一并火藥鉛子鍬钁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出虎猊之象兩面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敝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挽之二人翼之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鉤刀短兵出戰敵敗則軍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進退所向無前虜不

敢遮避且火器安于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爲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兼施戰守皆宜誠可謂萬全取勝止以環列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臣復制爲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霆擊然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邀虜歸占據水頭以困虜馬誠可以弱爲強以寡爲衆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久之精熟雖直衝虜陣徑攻虜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怯懦將領倉皇下營挑壕以椿匝地以繩繫椿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謂輕車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輛止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僅當軍千人一月之費爾但須各邊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但諸邊佛朗機流星砲一窩蜂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爾

袁表曰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如余子俊之所陳者固守邊之良法也然山川險阻車非其宜而以之深入征討則尤

非所便如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枳而不得行信有如前輩之所慮者矣故爲車戰者非求爲大勝求爲不可敗也

劉大夏曰照得密雲一帶切隣虜境而潮河川卽係前元赴上都之大路川口寬漫別無險阻山水不時衝突又難立牆垣卽今累報賊勢東行除已行奏鎭巡營等官勘議外凡有可以設防守之術各預爲處置思得各邊軍前俱各造有戰車臨陣禦敵未見其良而下營安塞阻隔虜騎最所便利所據潮河川地方旣爲險阻可據似宜設置車輛及聞永樂年間密雲一帶俱有車輛卽今彼處官庫必有遺制合行巡撫都御史周季鳳督同兵備副使錢承德查勘彼處官庫所收先年車輛攷其沿革制度或馬步高下各宜若干或地方遠近作何聯絡如果可以拒賊騎之衝突便我軍之用武卽便支給官錢買料雇匠及時多置以備應用仍乞將內府兵仗局做就車輛發一二輛與伊令其參酌彼中之舊制從用今日之便宜仍將查勘過事情應否製造過車輛多寡明

白具由回奏其邊關一帶或有應用車輛去處俟選差整飭關隘官員定民行令一體查勘整理若京畿之地似有應用之處聽從工部斟酌預備奉聖旨是着上緊考究如法成造完了來說

胡松曰虜人最善馳突故常以馳騎蹊我軍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然爭利邊隅所以往往失事至于殲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即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險阻即跬步不能以寸是委敵之藉也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制戰車甚爲簡便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物即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具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饋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將惡其病也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可以實土轉陶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其烽堠時其瞭望以防

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爲涼州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故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爲兵之大要夫隆與靖而爲庸將則猶可諉也儻二子而號稱知兵則是豈可不爲留神哉臣愚伏乞勅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于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擺邊而補牆垣亭障之闕又可以施之追襲而制崩奔衝跌之虞矣

程文德曰虜將接戰必先馳騎衝動則進不動復退但以其勁悍慓疾之狀人見而辟易腥膻臊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虜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能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則我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扞聯以鉤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銃砲鎗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則相機可動萬一不利則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

于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嘗攷之三代以前見於
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荊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
故也玁狁卽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於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
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隘爲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
太祖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輛遂度大漠柔然畏怖不敢復南度馬燧爲
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皮列戟於後行以載車止則爲陣宋宗
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奴柔然金人皆北虜也禦虜曷嘗
不用車乎昔武王問于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士之
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阻人
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與戰動則足以
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糧有所齎眞宗時困于契丹
吳淑請用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
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

斂兵附車以拒之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卓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攷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略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除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勞自賫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遏或尾擊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于後又有楷繩式樣意亦爲伏兵據險而設耳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

翕然以爲可用今宣大猶昔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凡戰者用車也而于虜爲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于守爲要乎沙曠野漫無憑依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敢禦之誠得車爲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四全聲援四集虜必可滅合無勅下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地紮營處務要預備或有緊急暫買民間小車修改一面晝夜製造或謂車便曠野不便險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少異耳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耳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虜將逼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捍也而況于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故曰車之

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今古所載則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

陳建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然古今異宜古兵車之制不可復矣今當師其意不師其制其必斟酌損益今民間獨輪小車而用之乎蓋大車難行而小車易運大車之造費多小車之造費省大車用騾畜費芻而小車一二人可推挽大車重滯難於前卻而小車開合周旋易爲布陣大車遇險溝澮難輪而小車遇阻卽可舁以度是故今欲車戰酌用小車便矣宋李剛論用兵謂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拒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以下備邊禦敵用車者不一而足衛青出塞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上作樓櫓置塞上以拒匈奴隋禦突厥皆戎車步騎

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哥舒翰節度隴右嘗造戰車以收黃河九曲是數者皆知戰車之利而用之也不特此也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遏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卻月陣以大弩及矟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遏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況于今日而何不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往籍所載不一今姑舉其可行著之宋魏勝嘗創爲如意戰車弩車砲車矣近日何燕泉餘冬序錄載今寧夏戰車之制矣大明會典雙槐歲鈔皆嘗錄及當時戰車矣丘文莊亦嘗言小車之制著之于大學衍義補尤詳可攷而近日邊城亦嘗言輕車之利矣今誠欲舉行但稽考三者斟酌行之斯善矣抑守邊用車尤有說焉亦時焉而已蓋承平之世與開國創業

時勢胥壞不侔開國利于戰承平利于守開國之初乘百戰之餘威士馬精強將臣彪武有不戰戰必勝斯時也車固爲贅也不可用也若夫承平恬熙之餘百不如前胡寇内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暇遠引卽以我國朝言之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高皇帝命將四征而漠南肅清文皇帝親駕六征而豺跡遠遁有不戰戰必取請降恐後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雖不備無警也而何談于車至後則不然矣己巳之役王師二十萬騎覆于土木近日邊臣亦以數萬騎敗于花馬池是皆不知承平時勢之宜守而不宜與戰不知禦狄之宜車而不宜與騎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惑也使二役也有車爲拒長短兵夾輔之虜馬豈能近驅車以衝之虜馬將退走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備徵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狄之策不容于已故首陳之

陳建曰李文達余肅敏丘文莊皆陳戰車之利而或自以爲鶚鳩車者爲行不得也攷之前代名將用車制勝者不獨一衛青如馬隆平涼州

朱超石卻魏將軍韋叡卻楊大眼唐哥舒翰馬燧宋魏勝皆嘗用之破敵何不聞以爲鵰鴟耶愚故于治安要議以備車戰爲備邊之首

馬文升曰虜賊之來疾如鷹鶻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可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焉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二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雞頭關實藉此具踵而制之可也

劉應節曰自古戰必用車故田賦計乘以爲強弱秦人裸跣而走六國之師狃于常勝之氣而未可爲訓也然車戰之法言者多矣竟未能用用之亦鮮効何也制車非法行車非地用車者非其人也大抵古之車制如周之元戎秦之小戎雖有俴駟不利衝擊又如偏箱鹿角僅足自衛而推輓不便馳逐爲難先臣李賢上禦戎事議爲車戰其制四面用

板以蔽人馬板上開窗以便射打其法頗善但畏之太甚而防之太密人馬如在櫃中運動周旋亦屬欠便臣愚以爲戰必須車當參考古今之制其適于用而已臣嘉靖庚戌曾以戶部主事隨軍督餉嘉靖癸亥又以兵備副使領軍入援竊見薊鎮地形平衍兵勢脆弱私計不用車戰終無當虜之日也臣退還井陘聊取遞運所車試一爲之而士氣輒倍又習之旬月則縱橫圓闔進止遲速無不如意其制亦如民間任載之車但于車箱一面略倣秦戎龍盾以合之意立挨牌數面如城頭垜口然仍于兩轅之外置長杆二從傍順出馬前中以横木括之各安置鎗劍以利衝擊就于杆上懸氈以蔽矢石又于兩箱之外置牌鎗外向以拒登緣每車十五人五人在上專事射打十人在下以備更番每車百輛共用軍千五百人尚餘軍一千五百布列營内分爲各哨其中軍仍用車十輛專載火藥器械輜重糧料之屬平居無事則演習車陣平治道途使地勢常在目中轉車疾于旋馬遇敵之際馳車冲突鎗砲齊發虜馬雖強勢必披靡俟其奔潰然後督發營中輕騎擊之自無不勝

夫虜之長技弓與馬二者而已中國之所持以勝虜者惟火器爲最利顧我兵不足以當虜之強我馬不足以當虜之馳每兩軍對壘彼已數騎虛喝于前而我之火器輒發須臾火盡無復措手虜馬驟加我軍化爲壓土矣是虜得以盡用其長而我每陷于所短是以我軍未經戰陣無以蔽其身則無以壯其胆故也夫步之不足以當騎騎之不能以當車明矣短兵之不若弓矢弓矢之不若火器亦明矣是故有車以爲之戰則人在車中從容射打不至失措兵在車內其防如城不患來衝神機火器無不可攜糧料芻豆無有不備番休定力不苦奔疲乘勝逐北足便馳逐止如山岳其靜不亂奮如雷霆無堅不摧如是則我得以盡見其長而虜必陷于所短此即武剛車類衛青所橫行沙漠然彼自環衛此兼衝擊彼地形在人此地形在我其利尤相遠也虜之謀吾車者不過順風縱火掘地摧輪而臣等皆知其所以預之矣僥倖數捷士氣大倍然後徐議罷車而所謂秦人之裸跣者者可用也伏乞容臣等查勳無礙官糧各造車二百二十輛以備兩營之用其駕車馬匹每車四

馬兩營共用馬八百八十匹就于薊州遵化等處寄養馬內選用遇警駕車無事則給付遊兵營無馬人喂養騎操全給糧草毋致瘦損又會同總督譚綸覆議都督戚繼光議

又曰兵部議云車騎合練是否堪用臣等考之太公對武王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又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由此觀之則今日車騎合練之法即太公復起不能易矣且所謂險地易地在薊昌皆有之今計二鎮之間可練為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三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之昌平

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轉戰之衆卽有數萬之虜無能爲矣或者疑于虜騎迅疾車步遲不相及臣等爲之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爲一處必以一半合戰而又以一半出奇或遮其前或搏其後或出其左或掩其右有追奔有迎擊有扼塞有要截追奔要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輕重車騎相合虜之所恃者馬也而我有車以制其馬虜之所習者射也然遠不能六十步而我之火器火箭皆遠可二三百步之外且有營以爲之營衛我得以展其所長是技又不相若矣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騎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無挑壕壘塹之勞馬有從容飲秣之便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二也車不用食步不用馬以車爲蔽步又半不用甲省費甚鉅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三也前此虜入內地如蹈無人之境四散剽掠遍地皆虜莫之誰何今有兵車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僅僅自保取道以遁此車騎合練堪用者四也薊昌地方險阻車利扼塞要截使虜大失利當有終身之

創此車騎合練甚用者五也臣等又以奕喻駐則布車四隅將卒馬砲
俱處其中明以車爲衛也行以馬步各有止節惟車縱橫遠近所向無
前明其不可當也砲則隔子取子明其無物可障也此車與火器相須
爲用又因可互見矣臣等又以字說戰字從車陣字從車軍字從車大
軍所駐名其門爲轅門轅字從車騎字從馬從奇可見古人以車爲正
戰以馬爲出奇其所從來遠矣不獨太公之對武王爲然今都督戚繼
光議以車騎合練臣等援古證今實以爲得制虜之長策

葉夢熊曰蓋聞黃帝與蚩尤戰以中夏車徒制夷騎士在涿鹿之野矣
而于典墳無徵焉嘗從博士家語易坤爲地爲大輿而坎于輿多眚又
于畜之大小及大壯大有既濟未濟惟舍而徒爲賁它則剝也暌也姤
也困也雖解亦眚矣然坎爲水地中惟師言輿而爲貞光惟貞丈人則
吉蓋恐以此毒天下其君子之所依乎然著戒雖明而假象則晦震行
無眚象象匪輿左氏內外傳則以車占焉而解者謂之小其驚遠懼邇
則大矣今敢不占而語易敎哉書之稱者以肅以降至牧野稱戎序則

聞之矣有革有檀而于誓或言甘左右攻及御與牧之步法莫非車戰法也至于歸馬牧牛豈三百兩不乘乎而周官所掌何物故于二三策亦慎焉惟經言莫詳于詩斷章爰自詩始然其會同田獵莫非所以講武事業在于戰不暇及之彼清人之左旋右軸中軍作好而已東山雖破斧缺斨亦既敦然在下矣惟秦邊胡車鄰匪戎駟鐵雖從狩則取其輔焉小戎乃元戎之次元戎至于啓行爰襄玁狁鋪淮夷南征北伐莫我敢承矣然古之征戰殺人中有禮焉和鸞節奏具于儀篇大哉司局它姑舍是矣

又曰今之怯虜以騎射彼亦奚嘗不敗哉車之勝不勝蓋亦猶是也世之偏所用者率援勝而諱敗曷不歷較其多少而熟籌其利害乎春秋以前未常率卒其法具存故不之詳戰國兼騎法日廢寖自漢拜將軍驍騎次輕車所總領者車騎也車先于騎可識矣衛李勝敗雖殊青固以武剛全陵非此則全覆安能不滿五千步卒去邊北三十日以叩億萬驍騎戰旬餘而殺過當尙有四百餘人脫歸報陛下乎至光武罷輕

車及騎造樓櫓牛車于塞上晉則獨用偏箱于塞外轉戰千里而奏功蓋無大無小在所用之耳唐房琯敗以牛而哥舒翰以馬敗于李乾祐乾祐之勝也以草史朝義之勝何以乃陵所劍斬者而羅之于帳中且莫知以輕以重豈非用之有殊哉苟不善于用也臨衝轀轒以攻孤危彼能壘守而我敗有善者雖輪輻及鹿角拒馬賴之矣而況車之適宜乎當南渡之初其攻禦五胡屢取勝荆楚之區則平野之馳驅何如然歷攷勝者孔多而人但恐敗過矣故宋人往往以請其知用輕者有范沈諸臣而可保其無害惜乎未有用之者毋怪未覩其利也安可懲唐覆轍至廢武剛于不講乃反晉之成軌雖有偏箱不可復試乎

又曰景泰三年正月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文選郎中李賢疏曰胡虜之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旣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卽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

車有中有蓋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胆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能傷人彼若近前銃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虜寇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于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于此所謂有備無患乃克有濟也薛應旂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

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鵰鴞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戰車之利者豈亦未嘗試歟

又曰言車戰之不善者曰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利于平原而不利于險阻進難追奔不得大捷退難回轉必致大敗此其概也然古言兵車爲陣鱗甲一可深入二則前拒三束部伍行以載兵不勞担負止則爲營免掘溝塹乘便出奇歸有所依與人長馳而爭天下者遇險難行此固不必用若令禦虜所患者我軍怯懦而彼騎衝突外無遮拒士卒倉皇弓弩火銃不暇施發而輒奔潰今欲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宜莫如車不可廢也顧在教之熟而用之當耳昔古馳驅之善今不可復欲得之軍萬二千五百人而教之爲車三百乘乘用卒三十五人五人在車一人御二人射二人助或兼勾擊步騎各十五分爲三伍二伍隨車步一爲樵汲騎一爲遊兵不長在營餘卒二千人以備間諜巡警守衛大將等項雜役車制比今騾車而小駕以三馬或四

馬人披重鎧馬施捍衛車有箱箱有穴前發銃弩後載戈矛中峙糗糧

凡車所宜百物皆備樵汲另用小車一乘或引以驢上施二桶或箱或櫃可以汲水可以載糧可以藏人或緇載牲畜芻蕘或攔塞隘口險要遊兵護送常與往來營中另置巢車三二乘以備偵望戰車三百乘分爲六營營五十乘內各二十五乘爲一偏六偏之布地狹則前一後一左右各二爲直陣陣之廣則前二後二左右各一爲橫陣陣之左一右一前後二陣各轉一偏勾曲鉤連是之謂員陣引而直之卽爲方陣爲銳爲曲隨意消息亦無不可凡車相去各容一車出路有餘屯營結陣車皆內向行則反之壓虜而屯遊兵時出以嘗寇或擾其畜牧或截其寇抄收則歸營敵來則前車背射後車步士夾出刀斧雜施銃弩交發鎗牌接鬥更休不倦疊出無窮相持少頃則騎分兩翼而出或擣其脇或遶其背急則歸營下馬助戰有死無退若少休或被圍則下鹿車或推小車塞其空穴車發銃弩更番迭上以次續食使無困弊勝則騎士超奔車方軌而進遇險則止另調遊兵或伏強虜截其歸路失利欲還則步騎

力戰以待車轉成列步騎復入車內然後徐行前車治力整兵後車當敵背戰後或前進或後代迭爲前後番上更休敵懈則車止仍率步士以突其胸退則車旋先遣騎士以躡其後獲勝則同車共賞喪敗不救則連罪奇材異功方擬陞職或爭首級而縱虜不追及傷同類者必誅無赦如此教習既閑而約束以定而後試之是謂三軍與敵周旋相爲犄角彼將進無所獲退難善歸我軍縱無大勝亦無大敗矣待後幾年我軍慣戰彼仍寇擾選我精兵乘其利便舍車用騎長追遠襲直擣虜巢亦無不可輒以己見參以古法作車戰議

又曰夫車戰古今詳言之矣用之皆有成敗歷歷可考間亦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滯窒礙難行也不必遠引即丘文莊李文達馬端肅許襄毅每能言之而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爲小車而一輛挽之用十八人宣大造之用十人劉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竟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馳車謂之輕車突騎謂之輿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滯爲病哉本職近日

以意造之雙輪前向而遮板稍後上列刀鎗六把佛朗機二函火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函輪輕着地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新制鐵拒馬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可遮蔽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馬五匹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爲一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輓抽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捷每車一輛幷銃砲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惜其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本職願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萬少效制虜安邊之策也

□□□曰熠生閩海不習邊事每遇塞上諸將輒與語咸云我軍與虜對壘虜騎剽勁如疾風迅雨倏忽齊至我軍輒悸慴退卻任其蹂踐莫敢誰何惟有戰車連結爲營衛我士馬可遏彼衝突火器間從中發虜相戒莫敢近是中國之長技無踰于車者矣昔年爲計部郎曾于薊門見故將軍戚繼光所造戰車大都倣古偏廂之制環以爲營稍合古式但車式大重非馬數匹卒十數人挽之不得動蓋宜于易而不宜于險

宜于守而不宜于戰心竊疑之制府葉公出手鈔戰車錄六册凡經史之所紀載與我朝名公之疏議言車戰者莫不捃摭而備輯之至其所置爲軍中之用者則獨有取于輕車云平地推挽僅用二人登山涉險不過三四人往來便捷而又翼之以拒馬挨牌藏之以拒銃神鎗止則爲營則有連城之固進而衝鋒則有排撻之力神砲并發則有迅雷之勢精騎隨後則有摧枯拉朽之功聞之者怖遇之者仆可險可易可戰可守非所謂制勝之上乘者耶今之與虜市款其名雖與獻納稍異而款虜之費歲不下百萬緡與宋之歲幣等爾竭中國生靈之膏脂年年以充腥羶之腹彼日以肥我日以瘠其終也必有决裂而不可測之憂故款虜譬之養虎而恃款以爲安者厝火積薪之下人人危之矣然竟不聞出一奇决一戰以挫其鋒而罷其款者則以我無敢戰之將將無敢戰之兵兵無敢戰之具耳有如九邊諸鎭能凖是輕車之式于步騎之外倶置車戰一軍火器拒馬各造如法而又選驍將簡健卒預敎而熟練之一遇虜至誘之以步兵試之以游騎使之薄吾車營于時千乘

幷驅萬砲齊響數百步之內胡馬當之有不虀粉者哉虜方救死扶傷之不暇又安敢復揚揚而挾賞哉夫干將鏌鋣天下之至利也然擊劍之法用之不善不惟不足以制人而反足以自戕故車戰之法太公所論十害八勝之地言之詳矣要在審形度地知其所趨而又知其所避臨敵而善用之耳不度地而至于敗乃用車之不善也而非車之不可用也猶不學擊劍而至于自戕乃用劍之不善也而非劍之不可用也今輕車之式昭昭具在顧預習而善用之者深有望乎文武諸將吏者矣

黃光昇曰春秋晉吳荀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靑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其說又未亡也但後來欲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不常試歟

王文肅曰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而善但未見虜庶亦可支窄隘否則千百騎突平原廣野汗漫而來者一車失防萬車益廢當事者

更熟思之
天啓元年協理戎政李宗言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竹木堅緻釘絆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向在南部乍聞遼信捐俸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轅嘆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貽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乎今車止四輛不免爲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渴之梅若將應支空月餘餉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伏乞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天啓元年南兵部主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何謂火軍車戰是也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皆披全甲馬首兩旁皆夾長鎗對陣衝來軍非鎗倒卽箭射死毋怪其虜入得志也臣于神宗朝曾上請纓一疏已言中國之長技惟在火與車矣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製得武剛大車偏

箱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持而無恐箭鏃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砲擊之遠者可打十里近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繼日人馬俱碎營寨可燒此于以弓馬敵弓馬利害何啻天壤倘火軍不練與弓矢同倘假臣便宜召募知火器之人不論何方何營但以慣習爲主自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訓練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難禦計虜兵十萬可一戰而盡也此破虜之一奇也

天啓□年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造式疏曰東西蠢動在在告急總以山海一關之外爲劇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全恃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陣以待何至望風輒潰盡墮奸計之中也若徒厚集援兵不畫站定之法更以我腰刀騎射之三短以當酋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愚見禦奴之策畢竟求之車砲爲是非不知各處所獻車制與山海關之車營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曾無一濟于用至于今而獨有他妙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

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于巡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主事臣曹履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江鄉以東人士逐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櫃地雷之屬皆止可間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因即舊式而變易之凡爲車式者四爲砲式者一閱其製頗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戰者不可語于水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北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故虜一也而戰法異者北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拒城有所定也故禦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患其不應勢有所必應而不患其不疲要在步步爲營步步推營以迫之而已奴驟來深突我而營不開也佯云誘我而營不動也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即日在其伏中而不驚也而後可以得志故制爲綱輪車以兵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隔四尺旁飛出二牌各一尺上層隙孔而施噴筒毒藥中層隙孔而施火箭火鎗下層則變獨匣弩而爲三匣弩一發九矢用打虎藥傅其鏃九發而八十一矢週而開匣益之循環如前車之中央爲強木心出車

項二尺用鐵絙繫四錘運其心則四錘環繞飛繫約去丈許人不可近
其上則施拔水二板加木屋其旁俱爲牌護之牌亦撑人覆其下推之
而走于中可施橫板遇風雨士卒可不至暴露以此車式製若干輛用
橫木鐵鉤彼此相聯隨其地之方員曲直以爲營盤而後益以拒馬伏
弩之類奴雖有鐵騎何敢馳突我可推之而密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
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而已也營立矣設猝遇奴來何可不擊又于營
盤每車相去丈餘橫木鉤聯之中復有小衝車前雙輪後以鐵鏟爲雙
足行則推輪止則按鐵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執器隨之車
前端亦有三牌不施餘火器惟載提心銃一門蓋都城所有諸火器其
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終費手脚且一放之後竪起更入前藥無
論忙迫敵騎已來不及施矣今所製提心銃舉放卽于車上每銃一門
提心有五卽以五卒分攜之一心纔發一卒卽前提之又入一心又一
卒提之如此循環至于五心纔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訖又來入放雖
繼百響不歇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于佛朗機然原製甚小又聞定海

衛禦倭雖用之而其製較短今長爲鐵管可四尺併提心鐵池鐵柄可六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子百粒遠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佛朗機也其製子之多則百子銃也其氣力觔量壯大則三將軍也蓋佛朗機百子銃三將軍合而爲一者計一門百子發至百步外則已擻門竟可丈餘數百門齊發愈遠愈寬使更多爲之何懼奴之蜂擁而來惟是銃身重二百斤藥力旣大而所載之車制闊僅一尺四寸雖便捷而體輕每銃一發響則車身跳起發子高而不着今試爲車轅長短僅爭尺許而跳與不跳因之凡毀易數十番乃定旣定矣又前安照心以定銃杌之高下雖數百步之遠鉛子去地只可三尺敵卽伏地亦可打着以至臨下則軒後轅臨高則軒前轅蓋一車而不言之數存焉非嘗試而漫爲者其在放銃之卒心知有三牌前障又此銃循環不歇其試放之人雖兼以一門重止二百斤一人推之四人輪之遞提輪放自然神意安定卽使萬一藥盡又可收而歸于大營何憂站立不住至于遠傷過多或不止站住而已也此此銃連發或藥烟薰蔽而不見敵之

去來又奴賊爲奉集之挨牌或濕絮被以抵我鉛子使不能入更爲飛天虎賁車駕高銃以倒擊之車高三丈二尺爲拆壘之制不用則泯而不見用之則輪動絞關以長繩升之頭刻高起矣其製頂上爲架亦要提心銃二門令精健砲手于頂上點放四旁以牌護之人亦不見再用轆轤輪扯提心換放亦循環不歇架前亦安銃枕每抵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十步從高倒擊無處可避如此車一行衆小衝車居前一層以衛此車之足而車上之人又作小車之眼奴更作漫天木牌以抵我耶卽奴望而欲爲之毋論其製不得見卽以意爲之乃今之製僅用一橦木其性最堅故能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之堅橦若以他木爲之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便凝重而難行如此高車一軍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倒擊未有站不住者也至于倒擊過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網輪車營盤幷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軍二門庶乎舉放不致震裂幷四隅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倒擊

比于邊牆之墩臺而多其輪閘戚繼光欲大將軍爲二提心則墩臺之
倒擊亦循環不歇但尚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營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
又有補網輪車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之則以四種之式步
步爲營士卒咸有倚伏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
法也以網輪車爲營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銃活法也因門爲
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銃爲衝活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法也以銃爲
冲衝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
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實法而活者愈活有活法而
實者愈實卽不知奴之遇而不得不應應而不得不疲者何如臣愚以
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踰此矣凡此製法卽用于前人者止網輪一車
隙孔而安火箭噴筒等器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施斜板避風雨中爲運
銃之心下爲三匣弩與夫小衝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輕平等飛天
虎賁臺車皆番變前後因營手造以意授功成之以爲安營推營之法
大段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旣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旣已周旋中堅

更有主張之帳車與升將旂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規兵若干
埠馬若干以備追殺與夫飛天虎賁以臨城無雲梯之煩有多其擊傷
其言難以盡載又即小三軍以部司局宗隸之教習練放令其出觸處
爲是奴兵雖多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爲
衝而以銃爲衝要令士卒不傷一人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
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即今所進有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防牌以
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庶先放之提心火
器既冷乃更裝藥飛天虎賁之車盤尙有防牌鋼輪車之車輪尙宜高
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見在以進呈者第以爲其式如
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部臣之意竊謂內帑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
產南方欲倡其江東富家輸助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聞及計所
費甚廣而人少應者即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二千餘兩欲以
多造若干幷呈而職得以應行部臣差一及瓜應還朝故僅將所製成
鋼輪車一小衝車十飛天虎賁車一臺車一提心銃十門三匣弩小車

一車輿原造官兵部札付山海關車營守備馬可化新安衛舍人李煤定海衛火藥千總邵忠遂同押進呈其職所剩銀二千兩製車砲不及者因水路不便搭解另疏差官從陸解進交工部投納以爲將來車砲之用伏乞皇上發下該部驗試如其可用即有諸臣見製車營不妨命工部依此式爲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習之以盡禦虜之職職每見易言遼事者輒敗遼事爲之凜凜凡先後材官技士以見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付之扣之一不確即不敢收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目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憑准即一一擬議之至以爲必如此庶可以少佐中樞綢繆之用而一念芹曝不勝惓惓焉耳

往行

□賓曰洪武五年三月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造獨轅車千八百輛以備軍用是用輕車備禦虜矣天順八年造戰車製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二面木板闊二丈高六尺彩畫飛虎獸面上開小窗三面各留銃眼至成化十二年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制

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擇一具共用十八人通用五十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幷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幷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以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于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舟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于馬步相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

御史及工部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可以施行如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隘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之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賓薊州順義人也近邊而請造車則車當用也明矣

□□□曰成化二年令每隊步造小車六輛輛載九人軍裝一人推挽放銃七人行則爲隊止則爲營空處張挂有圖畫作獅頭牌而又于營外每車添設木樁一根絆馬索一條每車用布幕二扇俱用旗鎗張挂小紅纓頭并生鐵鈴鐺車制以戰車四百輛爲一營其車用雙輪左右前三面爲廂中安快鎗或佛朗機少五六杆多七八杆口出前板之外

柄安置于中竪頂于後將火線火藥鉛子盛置停當上覆以木板遇賊
欲放將覆板懸于前板之上此前廂板高二尺勢如垛牆緩則先放火
器一二杆急則齊放放盡取出裝藥遞相安置輪放前板居中大約寬
約三尺兩傍二扇各二尺制爲門扇以鐵爲鉤行則折回下營則相聯
別車俱畫獸面路闊數輛並行狹則單行順推逆挽前後俱便
陳廷尉珂嘗巡撫河南陳贊畫安邊大計三曰制勝曰教勝曰器勝頗
見施行其論河南平原野戰以車爲主宜倣古魚麗偏箱之法番長于
馬漢長于弩宜各任所長時未及用識者韙之
戚公繼光居薊鎮日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
城郭車四面結覉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障火器先薄五百
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拼擊之虜卻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
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